

551-7
2

新智識叢書

財產進化論

李希賢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L159

財產進化論

目次

第一章	現代財產之形式	一
第二章	原始共產制	一四
第三章	家族或血族的集產制	三九
第四章	封建的財產	六九
第五章	資本的財產(或資產階級的財產)	一一八

財產進化論

第一章 現代財產之形式

『現代財產形式中占優勢的資本，是永久不變的東西』一句話，經濟學者們當作公理定下來了；他們曾經苦心焦慮要證明資本是與世界同年，又是無始無終的東西。^(註)因此一切經濟學書，爲了要證明這個奇異主張，都很歡喜反覆申說那有一對弓的野蠻人，把一弓貸給同類野蠻人，以分受獵品的故事。

(註)資本是指生利的東西說的，譬如經過幾月或幾年之後生利的貸款，所有主自己不耕種而雇工錢勞動者耕種的土地，自己不運用而雇這類勞動者運用的勞動器具，都叫做資本。至於農夫和他的家族自己耕種的土地，獵夫的銃，木匠的鉋和槌，這類東西雖是財產，却不是資本的財產；因爲他們只是自己利用，不剝削他人的剩餘價值。不勞獲利的觀念，是和奈瑟的襯衫(Nesuss-shirt)一樣附着於資本這名詞的。

經濟學者們抱很大的熱誠和毅力，要探求有史以前資本的財產，他們在他們的研究中發見了人類以外的無脊椎動物之間也有財產的存在，因為螞蟥有先見之明知道貯藏食物的可惜他們不會更進一步去證實螞蟥之貯藏食物也是因為要拿去發賣，藉資本的流通以實現利潤。

但是經濟學者的資本永久不變說中有一個缺陷，資本這名辭無論在什麼時代也都存在的事實，他們竟略去不證明了。一個船上，無論什麼繩子，除去繫鈴的繩子以外，都有適當的名稱，獨至經濟學的領域內，用語反極不完全，竟至對於資本這種有用而又重要的東西，還沒有一個名稱，真是不堪承教了；但實際上有近代的意義的資本這個名辭，在十八世紀以前還是沒有的。博愛（資本家制度所固有的人道的偽善）一語，也是一樣。資本家的財產開始確定自身的存在，而在社會中占優勢，本來是十八世紀的事情。資本的這種社會的優勢，惹起了法國革命，這雖是近代史上最顯著的事實，畢竟不過是自由，友愛，平等，正義，愛國等口號成就的資產階級革命，這些口號後來又被資產階級用以鼓吹政治的經濟的企業去了，在革命當時，資本家是社會從新

飼養出來的家畜，米瑟爾（Mercier）於一八〇二年所著的『新語辭典』之中，插入了『資本家』一個名辭，並且下了左列的奇怪的定義：

「資本家」這名詞，巴黎以外差不多沒有人知道。這是財富的怪物，即是有鐵石心的，除嗜好黃金以外沒有愛情的人。你若對他說起地租的話，他就嘲笑你；他沒有一寸土地，你怎能向他徵取地租呢？那沙漠地方的亞刺伯人，刼了隊商，又怕別的強盜來刼自己，常把黃金埋在地下，資本家也和他們一樣，把我們的金錢藏去了。

所以一千八百〇二年當時的人尊敬資本家的感情，還沒有像現在的人這樣深厚的。

資本這名辭，雖然出自拉丁而在拉丁語和希臘語中却沒有相當的語句。拉丁希臘兩大國語中既沒有資本這名辭，便可以證明資本的財產，在古代至少是不當作經濟的社會的現象看待的了。

和資本這名辭相當的財產形式，是在十二世紀以來，震動歐洲的政治經濟的運動所成就的商業生產建立之後，才開始發達起來，且獲得社會的勢力的。後來美洲發見了，經好望角達印

度的航路發見了，貴重的金屬物從美洲輸入，君士坦丁被占領了，印刷術發明了，歐洲君主聯姻了，大封建國家組織起來，比較的普通的平和也確立了；因此種種關係，這商業的生產就被激勵起來。有了這種種原因，合在一處，遂使這個在一切財產形式中最完全的，又可斷定是最後一形式的資本，就急速發達起來了。資本是比較在最近纔出現的這種事實，很好證明財產並不是永久不變的東西。反起來說，財產也和一切物質的及智識的現象一樣，是繼續進化，而且經過各不同而又互為因果的連串的形式。

財產決不是無論何時都相同的東西，即在現社會中，財產也有種種不同的形式，這些形式，約可分為兩個主要形式。

一 共有財產的形式：

(1) 起原於古代的共有財產，過去數世紀間為貴族和資產階級所佔據的共有地，就是一個榜樣。

(2) 起原於近代的共有財產，為國家所管理，而包括於公共事業的名稱之下的，譬如造幣

局，郵政局，公路，國立圖書館，博物館之類。

二 私有財產的形式：

(1) 個人私備的財產。

(2) 財產——勞働器具。

(3) 財產——資本。

(1) 個人私備的財產 食物，衣服，奢侈品（指環，寶石等）都屬於這一種。有些時代，家屋也包含於這類財產之內。烏龜，有殼人也是這樣，無論是大理石的宮殿或是小茅屋，總有自己的住宅。文明進步，應用機械於產業，因而從前只有富人方能購買的無數奢侈品，現在窮人也能得到手了，但在另一方面，文明又從大多數國民手裏把住宅奪去了。文明強迫大多數國民賃借他人的房屋居住，使他們在這財富極多的時代，不能自備住宅，而把生產者的私有財產減至最低限度了。

資本主義的文明，使無產階級降到比蒙昧人還不如的生活狀態。蒙昧人不替別人作工，這

種重要事實，暫且不說。單就食物問題而論：那些侵入歐洲的野蠻人，他們有很多豬畜和禽獸，他們隨處獵於森林，漁於河海，一切漁獵的資源都歸他們所有；他們雖然穿的是獸皮和粗衣，和現在無產階級比較起來，肉食的分量要多些；現代無產階級所穿的賈造衣服，雖然都是用完全的機械巧妙製成，其實還不能抵抗酷烈氣候。而且現代無產階級的軀幹又沒有蒙昧人那樣強壯，那樣能耐寒暑，所以無產階級的境遇是很苦的。關於蒙昧人身體強壯一層，下述一段事實，給我們以多少概念。從歐洲有史以前的古墳掘出的，帶有好像受了穿顱術的穿孔痕跡的頭蓋骨，曾被發見出來了。最初許多人類學者都把這些頭蓋骨，看作裝飾或符咒，並且斷定是死後穿孔的。等到布洛加（Broca）氏出來，他提出許多有結疤經過的頭骨蓋，證明這手術並不是在死屍上施行的；因為被施了穿顱術的人，若不活着，決不會有這種結疤的經過。可是又有一種反對說，說無知的蒙昧人用的都是青銅和硅土造成的器具，像穿顱術那種精妙手術，就是近世醫生有如許學問，又有精巧的外科器械，也還覺得非常危險，野蠻人決辦不到。但是蒙昧人行這種手術，完全奏效，從前一切疑竇，現在都被這種積極的知識掃除了。現代巴巴里人在戶外行這種手術，歐洲

人見了非常詫異，被穿顱的人，不過幾天之後，他的頭蓋骨，好像未經削取（因為這種手術要削取一部頭蓋骨的）一樣，又可以開始行路，可以從事職業了。頭蓋骨的創傷，在文明人以爲可以惹起重大的雜病，在野蠻人却很迅速容易治好了。文明雖然能用一種如狂的熱誠，使一般庸人感動，而文明人肉體上甚至精神上的低劣，當然也有例外，却不能不承認了。若想把蒙昧人和野蠻人所具強健和完全感覺的特性，回復到未來社會的人類去，恐怕要從幼稚時代起使他們受一生的教育，並且要繼續受多少年代才行。（註）莫根（Morgan）氏是一個稀有的人類學者，他一點也不像世俗庸人那樣呆笨地輕視蒙昧人和野蠻人，他是最先了解關於蒙昧人種的許多

（註）希札（Ogden）

氏是許多頗場現社會的人所認爲有幾分觀管力的人，他曾經迫不得已和許多德意志野蠻人

戰鬪過，他極力稱讚他們身體運動的臂力和熟練。希札很稱讚那些野蠻人，他因爲要壓伏勃爾新格脫

（Ver

gungtorix）所領率的哥爾（Gauls）人猛烈的抵抗，曾經派人渡來因河到德意志去召集他們交戰時所用的

騎兵和輕裝步兵。但這些野蠻人所騎的都是弱馬，希札就把那些監軍、武士、老弁所騎的馬取來配給他們。（美威

的哥爾人第七篇第六十五章）

豐富而且矛盾的材料，依論理的順序分類起來，追溯到有史以前人類進化的最初狀態。他說：『和人類進步的總合比較起來，蒙昧時代人類的進步，比野蠻時代三時期的進步還要大，而在野蠻時代全時期的進步，也是一樣，比文明時代全時期的進步還要大；這一層，恐怕世人不會不承認罷。』（註）進到文明時代的蒙昧人和野蠻人，便很可憐了；他們失了天賦的良質，害了文明人的疾病，染了文明人的惡德了。然而希臘人和埃及人的歷史却指示給我們：野蠻人民若處在適當境遇之下，得以自由發展時，物質的智識的程度之發達，一定很可驚異的。

在文明社會生產者滿足自身急切欲望所必需的個人的財產，所以被減為極小限度的原因，僅因為資本家握着財產專供滿足奢侈的嗜好而用的。資本家若是把塞滿自己衣櫃裏的帽子和靴子都穿戴起來，他就會像希臘神話中赫卡東幾里（Hecatonchiri）怪物一樣，也有百頭百腳了。無產階級爲了缺乏個人的財產，受苦資本家却變成了個人財產過剩的犧牲者。壓迫資本家的倦怠，侵蝕他們的疾病，固然能使種族衰弱，而究竟不過是享樂資料過多的結果罷了。

（註）見莫根（Lewis Morgan）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第一篇第三章人類進化之比率。

(2) 勞動器具的私有財產 據佛蘭克林 (Franklin) 的定義說，人是製造器具的動物。人和他的祖先的獸類所以有區別，是製造器具。猿猴雖知利用樹枝和石塊，而知道用硅土來製造武器和器具的動物，却只有人類。所以在岩窟或地質學上的地層中發現石器，也和發現人的頭蓋骨一樣，是說明人類曾經生存着的一個積極證據。蒙昧人的硅石小刀，木匠的鉋，外科醫生的小刀，生理學的顯微鏡，農夫的犁等項勞動器具，都是附加於人體器官之上，以便於滿足欲望的東西。

在小規模手工業流行的時候，自由生產者都有自己的勞動器具。中世時代，工人到別處旅行，必有隨身的器具。袋農民即在私有財產制成立以前，由分割公地所得的小土地也暫時歸他所有。中世農奴對於他所耕種的土地也有密接的關係。

勞動器具中現在還存留着許多私有財產的痕跡，但是快要消滅了。在機械所侵入的一切工業中，勞動者手裏所有的個人的器具，都被奪去而用機器來代替了。這種機器，即是一種集合的勞動器具，已不是生產者所能有的財產了。資本主義從人類奪取了器具，這種個人的財產而

首先被剝奪的，是人類爲自己造成的最初的完全器具，即是防身的武器。蒙昧人所有的是弓矢，弓矢是他的武器，同時又是他的器具，在歷史上算是最完全的東西。兵士是被剝奪器具（即武器）的最初的無產階級，他們的武器屬於徵集他們的政府。

資本家的社會，已經把無產階級個人的財產減至最低限度了。若是還要減低，那麼，若不把生產者（生金蛋的資本家的鵝鳥）弄死，就不可能了。資本家社會勢必要把生產者的勞動器具完全奪去了，因爲這種掠奪，就大多數勞動者說來，乃是已成的事實。

（3）成爲資本的財產

資本這種財產的形式，實是近世社會中財產的好模型，在別的社會中，像現在這樣成爲普遍有力的事實的，實在沒有。

這種財產形式的根本條件，就是剝削那種自己創造了一部分價值，而時遭掠奪的自由生產者。這是馬克思所證明而不能反駁的事實。資本是根據商品生產而成的，換句話說，資本即是根據一種生產形式而成的。就這種生產形式說，人不是爲勞動者的消費而生產，也不是爲封建

的地主和奴隸的主人而生產，乃是爲市場而生產的。在別的社會中，人本來也從農業的價值交換的都是些剩餘的物品。在這些社會中，勞動者，奴隸，農奴，事實上本來也被他因剩餘的價值的主人對於他們至少也擔負一種義務。譬如奴隸的主人，對於所養的奴隸無論何時要給他吃。至於資本家，把一切負擔都免除了，這些負擔完全加在自由勞動者身上去了。性格很好的布魯達（Plutarch）氏，對於嚴格的道德家卡脫（Cato）氏驅逐老奴一事，曾經表示憤慨。任憑爲致富的勞動者挨餓或死於工場中而不顧，近世資本家這種事實，若是布魯達看見了，不知道他又怎樣說呢？資本家所以要解放奴隸和農奴的計劃，並不是生產者的自由，乃是要把一切義務卸在勞動者身上的資本的自由。所有者能够以極嚴酷的方法，去行使或濫用他的權利，是在資本這種財產的形式流行的時候。

以上都是近代社會中現存的財產形式。單就表面觀察，也可以使我們相信這些形式，自身是正在變化之中的；譬如古代的共有財產，正在轉變而爲私有財產，而一方面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又正在轉變爲歸國家管理的共有財產。但是在未達到這種終極的形式以前，資本却從生產

者奪去個人的器具，而創造集合的勞動器具了。

現存的財產形式既然是流動進化的，那麼，我們若不是盲目人，就不能不承認過去的財產也必是不定。在達到現存的形式以前，又必經過種種變態的，而且就是現在的形態，也必自行解體而與別種新形態相交代的。

我想在本論文中論述財產未成為資本形式以前的種種形式，未入本文之先，我要就我想在歷史的部分的改造上所應用的方法，舉出二三特殊點作為前提。

一切人類，不分族別，不論顏色，從搖籃到墳墓，都經過同樣發達的形相。人類雖然年齡各有不同，雖因種族、氣候、生存狀態等關係，在狹隘的範圍內而有種種相異之處，然自發育成熟，以至於老衰的同一變化期，却無有不經歷的。同樣，人類社會，也是經過同一社會上、宗教上及政治上的形式，而這些形式，都和他有相應的思想。至於能夠理解這歷史的發達之大法則的第一個有名譽的人，當然要推歷史哲學鼻祖培古（Vico）氏了。

培古在他所著的新科學一書上說：『一切國民的歷史，都依着這理想的永遠的歷史繼續發達的。人類無論從蒙昧，猜惡，或野蠻的狀態出發，總是向着畜牧方面進化的。』

若是我們能够確實知道一民族從蒙昧狀態到文明狀態的歷史，那麼，地球上各民族間代表的歷史，就可以得到。至於改造這個歷史，却不是我們力所能及；因為一民族在進化的歷程中所經過的順序的階級，我們不能把他再提高起來。這個歷史都是片片的，即是一國民或一種族的生活史，我們雖然不能把他再截斷起來，我們却能夠把我們所有關於地球上各種民族的分散材料，一並結合起來做一個總改造。人到老年能够把幼時所學的故事下解釋的，就是靠用這個方法。

文明國民祖先的風俗習慣，存留於文明尚未完全絕滅的蒙昧民族的風俗習慣之中。東西兩半球學者關於野人習慣，社會上政治上各種制度，以及宗教上知識上各種觀念的研究，實在能使我們把那似已完全消失的過去叫轉來。我們在蒙昧人之間，能够看出財產的起原。我們搜集地球上各處事實，依論理的排列起來，我們可以推知財產進化的各種不同形相。

第二章 原始共產制

一

經濟學者所以獨斷地要證明人類的幼稚時期也有資本是因為他們毫不懂得原始民族的習慣，隨便瞎說的。(註)。

現在有一種野蠻人無論是私有的或公有的他們連土地財產的概念都沒有只不過對於供他們使用尚目的物，有個人的所有權思想而已。有種澳洲土人他們只把貼身的物件作為私

(註)最近有位博學的赫胥黎 (Huxley) 教授，他是一個資本的辯護者，斥虛樓為無學問的人，他和斯賓塞

(Herber Spencer) 起那有名爭論的時候，他用那樣的確信來辯論關於蒙昧人種的習慣，顯然是證明他自己

完全不懂得什麼。這位大學者在一八九〇年一月發行的十九世紀雜誌上說：『土地最初為全國民所共有的這種獨斷假定說，完全沒有根據。』土地在先前是成為私有財產或個別財產而歸私有，並不是成為社會的財產或國民一般團體的財產而歸公有的。』

有財產譬如武器箱在耳鼻唇上的裝飾品服用的獸皮醫治風溼症的人肉脂肪以及隨身的樹皮籃中所載的石塊等項都歸他們私有的。這些歸他們據為私有的，即是這些與他們合為一體的物件在他們死後就拿來和他們的屍體一同燒燬或者埋葬並不留存。姓名也算是原始的私有財產之一。蒙昧人決不把他自己的名字告知素不相知的人，他通名於人，算是一種贈給友人的貴重品。他的名字和他一身完全同為一體，他死之後，他的種族不提他的名字。一件物品若要變為個人的財產，必定要真實的或假想的和所有主的身體併合。蒙昧人當着報告他一件物品歸他所有的時候，他就要用舌頭來嘗嘗，表示這件物品歸他占有。^{多斯多}埃司葵毛（Esquimaux）人買了一件物品之後，譬如買一口針，立刻就拿到口裏去，或者用一種表示此物供一己私用的表徵的動作，把這物品供奉起來。這便是禁用（taboo）之起原。

製造品也是一樣，只是供私用的時候方能享有。所以一個埃司葵毛人不能有兩隻以上的獨木舟；第三隻的獨木舟就歸氏族自由處分。凡是物主所不使用的東西，無論是什麼，都作為無主的財產。所以蒙昧人，不論是獨木舟，或別種供漁獵之用的借用器具，倘若喪失了，他並不負責。